

← (上接6版)

两端呼应?

## 卫礼贤佛缘之持续 (下):本人著述

上摘佛界资料所载,意在彰扬1928—1929年中国佛界领袖的外交功绩,卫礼贤为响应太虚号召者之一。前引新发现1922年卫氏日记所录,大概还是钢和泰说服卫礼贤共襄其事。假如卫礼贤只在遇到钢和泰和太虚时,才发愿扣问佛学,并不足以证明,卫氏本人对佛教的兴趣是否持续有恒。而卫礼贤与那两位有约译经,也不足以说明,卫氏本人对佛教的学说是否下过功夫。

1922年到1929年间,卫礼贤佛缘几许?履齿苔痕何存?

有位学者点拨:那是“well documented”(与我的问题合起来可译为“佛缘在录”)。他继而指出,通过早年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考证卫氏生平,确是一条重要途径。但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,那便是从卫礼贤的著述中,搜寻有无佛学影响。即便重点在口述史,也不可忽略这一功课。讨论后我俩都认为,治史得根据实情,切忌偏颇。

这位学者给了我三本卫礼贤的书,领我来到第十一站。

第一本书是卫礼贤和卫德明父子俩的《易经》讲座汇编合集, *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: The Wilhelm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Changes* (《易经解析:卫氏关于变化之书的演讲》,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,1995年)。卫德明部分英译者是 Cary Baynes (凯瑞·贝恩斯),卫礼贤部分英译者是 Irene Eber (霭润·艾伯/伊爱

莲)。

点拨者在书中夹了条子做了记号,表明我该关注的书页和段落。

粗略浏览,卫德明论“易”涉“佛”不多,大体符合其弟子康达维记忆。但卫礼贤讲解的《易经》, *Buddha* (佛)和 *Buddhism* (佛教)等词语,不断冒出。我依照标志,翻阅了第154—325页,援引“佛”与“佛教”不胜枚举。聚焦第270到273页,基本是在比较“佛”与“易”。尤其272—273两页,仅“*Buddha*”一词,便出现不下十次,另有多处用“he”等代称指佛。

下摘卫礼贤议论“佛教”一例,粗体标出关键词,并加括号注:

[第297页] *Buddhism* goes still a step further by identifying life with suffering. Our intention here is not to present the views of **Southern Buddhism**, for **Southern Buddhism** has long been known in Europe, but it may well to show the rhythm of events as expressed in **Northern Chinese Buddhism**. [沈按:本文不议佛学知识,不细辨卫氏对“Southern Buddhism”的理解使用,暂保留两译“南方佛教”与“南传佛教”。“Northern Chinese Buddhism”同理。试译大意:“佛教更进一步,以苦释生。我们此处目的,并非表达南方/传佛教观点,因为欧洲对南方/传佛教早有了解,而在试图显示北方/传中国佛教所体现的事件脉搏节奏。”]

读起来,卫礼贤不仅对佛学传播流派等已具一定知识,而且特别强调“北方/传中国佛教”,以区别于“南方/传佛教”。

卫礼贤也提及“禅”,并注明中文是“Ch'an”,日文是“Zen”。

根据书内附注,卫礼贤这一系列《易经》讲座,原为四组



左起:太虚法师、卜尔熙、卫礼贤。Archiv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(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)收藏;转引自李雪涛文。

小系列:一组三讲在1926年(归纳为第二篇),另一组三讲在1927年(归纳为第三篇),再一组两讲在1928年秋(归纳为第四篇),还有一组两讲在1929年秋(归纳为第一篇)。

由此可见,卫礼贤在1926—1929四年间,年年讲解《易经》,然也心系佛缘,念念不忘,时时引证。

为进一步追寻找卫礼贤论佛踪迹,我打开第二本书。

那是 *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: A Chinese Book of Life* [*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: 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*, 《金花的秘密:中国的生命之书》,卫礼贤翻译注解, C. G. Jung(卡尔·荣格)评注]。可以说,这是卫礼贤最后一本著作。1929秋德文本首版,1930年3月作者去世。1931年,其好友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筹划出版英译本。

点拨者告诉我,卫礼贤在《金花的秘密》内,以注解方式,思考比较佛教与道教,兼及孔学和易经等等。

我被提醒特别关注,在凯瑞·贝恩斯的《金花的秘密》英译本(Harcourt Brace & Company, 1962)中,附有卫礼贤遗孀 Salome Wilhelm(莎乐美·威廉)1957年前言,引了一大段卫礼贤在1926年有关佛与道的议论。

Richard Wilhelm wrote the following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is meditation text in 1926:

“……The text combines **Buddhist** and Taoist directions for meditation. The basic view is that……”[沈按:上摘第一句是莎乐美·威廉的引入语。引号内选摘莎乐美引卫礼贤。其中“meditation”可译为“沉思”、“冥思”、“冥想”等,也可译作“禅”。试译大意:“1926

年,卫礼贤介绍这本‘禅’书时写了如下之语:‘……本书综合佛家与道家的冥想之法。基本观点是……’]”

这条信息显示,卫礼贤在1926年,不仅关注、译介综合佛道的作品,并已在其著述中比较佛教与道教的“basic view”(基本观点)。

略读《金花的秘密》前部,已见卫礼贤花了不少篇幅,试图探讨佛教与道教的基础教义,用词直涉一定深度。已述我不打算评议卫氏对佛学的理解,因而不录成段整句,仅摘短语或非完整句。以下数例取自该书第7页,汉译皆大意:

1. “a religious trend, which, stimulated by Buddhism, ... but in a way clearly different from Buddhism”(“一种因佛教而起的宗教倾向,……但明显与佛教不同”);

2. “a thought absolutely foreign to Buddhism”(“一种与佛教大相径异的想法”);

3. “the influence of Mahayana Buddhism, which at that time dominated thought in China, is not to be underrated”(“大乘佛教主导那时的中国思潮,其影响不容低估”);

4. “Buddhist sutras are cited time and again”(“佛教经典被反复引用”);

5. “a purely Buddhist method which was practiced in the T'ien-t'ai School”(“一种天台宗实行的纯佛教方法”);

6. “there appear purely Buddhist ideas which repudiate the world and emphatically shift the goal towards nirvana”(“其中体现若干纯佛教意念,否定现世,刻意转向追求涅槃”)。

从上述摘语可看出,卫礼贤在1929年以前,对大乘佛教

和天台等宗派已有了解,认为大乘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曾起“主导”作用。他还能在被译原著中辨识所引“佛教经典”,并颇具信心地谈论与“纯佛教”有异同之“倾向”、“想法”、“方法”和“意念”,……诸如此类。

冰冻数尺非一日之寒,我被引导往前回溯。

第三本书是 *The I Ching, or Book of Changes* (《易经:变化之书》),即卫礼贤翻译并注解之《易经》(凯瑞·贝恩斯英译,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,1967年第三版)。其中,卫礼贤解释第52“艮”卦时,比较佛法与《易经》之侧重不同。

While Buddhism strives for rest through an ebbing away of all movement in nirvana, the Book of Changes holds that rest is merely a state of polarity that always posits movement as its complement. Possibly the words of text embody direc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yoga.[沈按:我请另一位较有专攻者试译大意,附此仅供参考:“佛教通过运动的消退进入涅槃而求得静寂,而《易经》则认定静寂只是一种极性的状态,是运动的一种补充,或许代表了一种练习瑜伽的方向。”译者按:尚未通读上下文,猜测该小段意思或许是佛教追求的是完全的静寂,而《易经》只是动中求静。动是常态,静只是“动”的一种特定的状态。]

卫礼贤译注的《易经》,几乎可说是他的代表作,1923年德文初版。由此可推知,1923年该书面世之前,卫礼贤对佛学已有相当知识。



三本卫礼贤著作封面

(下转8版) →